

紅玫瑰

第四卷 第十九——第二十七期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2429-6

24

紅玫瑰

自

劍華

期九十第 卷四第



版出局書界世

孫廷賢第四卷第十集第十次

周林生之親美文(性面畫)

畫

畫



花前小語

茗·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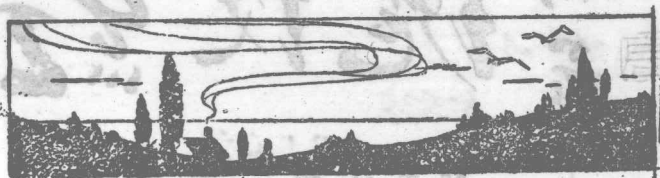
秋蟲從前曾做了一篇「青唇吹火錄」刊在本誌二卷中。現在又做了篇「青唇吹火後錄」。事情固是十分有趣。文字也比前更為精警了。讀者們不可不細細賞鑑一下。

恥痕現在專心著述。不再到外面去胡調了。除擔任新聞報編輯一席之外。尤以餘力專為本誌撰稿。這個消息。讀者們大概很是樂聞的。特地報告一聲。

石江已回到四川去了。本期中刊的這篇「賞月」是他從四川寄來的。在這迢迢數千里之外。還不忘情於本誌。這是十分可感的。特在這裏致謝一句。

「稷門餘腥錄」已在本期開始刊載了。據著者來函說。前幾節是講關於軍事方面的事情。以後便要談到那班無恥官僚的風流史了。牠的體例大概是如此。我就代著者先宣布一下。

「倫理號」已在徵稿中。預計瞻廬恥痕烟橋伯攸諸君均可有稿加入。慧劍先前寄來篇幅極長。而文情並茂的那篇「雁聲酸」也被我排了進去了。



紅玫瑰第四卷第十九期目次

周柏生之時裝美女(封面畫)

高劍華女士之題簽

附第七期紅玫瑰畫報一大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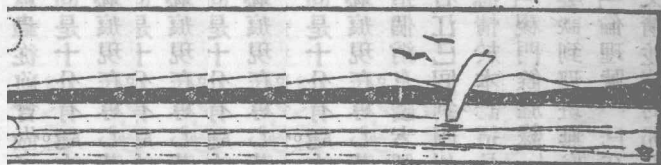
圖畫

電影明星王意明女士
舞后李麗娜之近影
明星楊耐梅飾自由神
秦准名花夜明珠
名坤伶石梅艷
名伶梅蘭芳之霸王別姬
窈窕多姿之胡蝶
美駝與銀駝
叔玉女史之菊花
廣州長堤水畔

文字

上幾個著名舞星的略史圖生
海小狗經
二百封情書
一個肯出運動費的投稿家
車廬趣屑
吃飯問題
海外諧乘
題夜明珠肖像
秋棠室主
寒君
載驛
報然
耘殮
龍少

世界書局出版



葫蘆 (八張)

程瞻虛

舞場魅影

徐恥痕

稷門餘腥錄一

鐵蛇道人

賞月

石江

無題

曹夢魚

中華義勇團游藝會中之一夜

孤雁

俠骨恩仇記九

姚民哀

蒲作英

飯牛翁

上海閒話

徐恥痕

青唇吹火後錄

張秋蟲

人海夢 (八張)

嚴獨鶴

花前小語

編者

葫蘆

吳門程瞻廬撰

第十九章 調羹裏面的運命

「人生可以虛偽到底，

除非他人也變了聾子瞎子。」

人生不可以虛偽到底，

只爲他人不都是聾子瞎子。

小茶寮裏的談鋒，便是刺破祕密的利器。

唉！早知如此，何苦如此？

「老壽叔，你又在那裏說酒話了。我們村裏攏總只有這十多家，男男女女，數都數的清；男的沒有一名和尚，女的也沒有一名尼姑。」得福說。

『誰來騙你？住在小老虎隔壁的那個見着人便要躲躲閃閃的大肚皮婆娘便是尼姑。』老壽說時，凸起肚子形容那尼姑。

『老壽叔，這是什麼話？虧得你在這裏說，要是被她聽得了，老大的嘴巴子，打的你做聲不得。』

『我老壽不打她嘴巴子，已是她的運氣；她敢打我麼？況且知道她底細的不止我老壽一個，大家正想着方法擺布她，你怎麼不知道？』

『我想這話總有些靠不住。』得福連搖着頭。『我聽得人家說她是生性愛清淨的，爲着住在城裏怕熱鬧，才搬到鄉間來居住。這位奶奶畢竟是城裏有門檻人家的奶奶，規矩是很好的，長日躲在裏面不大到外面來走動；搬來好幾個月了，我只見過她一面，白胖的臉蛋，帶着三五點麻癍，烏油油的頭髮沒有剪去，見了人笑容滿面，我喚她奶奶，她便答我一聲叔叔，』

怎說她是尼姑呢？

仁安聽到這裏，驚惶稍定，又向下聽去。

「呸！你一聲叔叔，你便道她是奶奶，活見你的鬼咧！我和你賭一個東道，她是奶奶，我願輸給你十塊大洋；她是尼姑，你也照數輸給我。來，來，和你拍個手掌，一言爲定。」老壽伸着手待和得福拍手掌，得福却縮着手不肯賭東道。

「算你的說話是真；但是，口說無憑，須有個證據。你怎麼咬定她是一個尼姑？」

「還你真憑實據，這幾個香疤是城裏奶奶頭上沒有的。」老壽手指着自己頭皮說，「你道烏油油的果是她的頭髮麼？嘿！談也休談，她只在光頭上套個網巾，外面還紮着一隻兜；粗看時像煞有介事，生得一頭好髮；別

人見了不疑，我們老婆畢竟有見識，見她不論寒暖，總不把頭上的兜卸下，便疑她是個禿子。有一天，我老婆清早到她家裏借日曆，她恰才起身，尙沒有套着網巾；見了我老婆，趕把網巾套上；我老婆眼快，已瞧見她的頭皮上整整齊齊的十二個香疤，因此知道她是個尼姑。當面不便說破她，只假裝做沒有看見；後來打聽她家裏那個幫工的女人在先，不肯說，後來禁不起我們再三盤問，才知她是菩提庵裏的悟因師太，是城裏楊老爺把她安插在這裏幫工的，再三叮囑我們在外面聲張不得。」

仁安聽到這裏，暗暗喚聲不好，這裏不宜耽擱，休被他們瞧出了破綻，趕快付去茶錢，便離卻這座茶肆。那時暮色蒼茫，很適宜於不走光明的道路，楊仁安小茶寮離郤鄉村約有三四里路光景，仁安腳亂步忙，全失了向日緩步從容的模樣，背後落葉聲響，只疑是有人躡着他的行蹤，時時回

轉頭來看個不停。穿個幾處樹林，才聽得犬吠聲音，知道鄉村到了，益發加緊幾步，去敲那悟因的門。幫工的女傭出來應門，見是仁安，便道：

『楊老爺來了，我們奶奶正惦念你咧！』說到奶奶兩個字，那幫工忍不住的好笑。仁安不睬她，一溜烟鑽入悟因的臥房，卻見那個套網巾的尼姑，正坐在房裏支着頤看那燈光。

『這裏住不得了，你頭上的香疤已被人家瞧破，怕人家來敲竹槓，快打點打點搬到別處。』仁安氣吁吁的說。

『你又是聽了那個嚼舌頭的話，氣吁吁的跑來催我搬場。搬場不是容易的事，你沒有看定房屋，教我搬到那裏去？』

仁安待到喘息略定，把方才在茶寮裏聽得的話，一一告訴了悟因。
『這不妨事。』悟因說。『鄉下婆娘都貪小利的，我給她些好處，便不

會在外面說長道短。」

「這怕不行罷。」仁安連搖着頭，「單是那婆娘知道，你可以賄囑她不許聲張；現在她已傳了出去，便沒法再守秘密了。現在只好雙方並進，一面你送些銀錢給那婆娘，叫她叮囑她男子不得再在茶坊酒肆裏亂話三千一面，我趕緊另擇房屋，早早搬出是非場，才是道理。」

「搬場時也有一樁難處；我們搬出去時，村裏人都知道是情虛逃走，要是在背後竊竊私議，只怕惹出事來。唉！都是你不掙氣，你既會傳種，怎麼不傳到柔痕肚子裏去呢？教我出家人懷着身孕，出門時也膽怯。」

「你抱怨我也遲了。事到其間，只有一走之法；日間不好行走，只好在夜間走了。待我尋得了房屋，和你夜間動身，可好不好？」

「唉！偷來的鑼鼓響不得，只有這般辦了。今夜難得你到來，你便住在

這裏慢慢商議良法，好在你是個智囊，城裏許多聰明人，尚被你瞞過，何況這幾個阿木林阿土生？

當夜仁安便住在這裏，待到來朝，不敢逗留，別了悟因，自去尋覓房屋。但是，房屋雖多，一時要覓個相當的所在，很費周折。忽忽三天，好容易覓得一所房屋，趁着黃昏，自去接取悟因。誰料事有湊巧，李公館裏便在這天起着軒然大波。柔痕衣袋裏藏着一瓶磁水，天天到曼雲那邊去走動，想乘隙下毒，竟沒個機會可乘。只爲曼雲尚沒有離牀，新生的興官不是奶媽抱着，定是素蓮抱着；柔痕在芍溪面前獻殷勤，表示着自己疼愛興官，從奶媽手裏討着孩子抱在懷裏。但是，一經柔痕接手，興官便哭個不停。奶媽見了，笑嘻嘻的說道：

「柔痕太太，你肚皮裏也有官官，子細閃了腰，不用抱罷。」

柔痕不服氣，如是這般，已有好多回；抱一回總是哭一回。柔痕嘴裏不說甚麼，心頭卻是恨恨連聲：

『這小東西倒也古怪，抱在我手裏便哭，分明和我有宿冤一般。我先想致他死命，總覺得有些手軟，現在不由我不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了。他既這般古怪，我便存一個決心，把鎰水給他吃，也不用三滴兩滴，爽爽快快的倒這半瓶，叫他立刻就死，豈不是好？』

這一天也是合當有事，柔痕進房去看曼雲，恰值曼雲不在房裏，眼皮四溜，靜悄悄不見有人，卻見桌子上面有小孩吃剩的大黃湯半杯，這真是絕好的機會，不覺把良心橫這一橫，又向四下望了望，並沒有人走來，更不遲延，便把半杯大黃，倒入痰盂，然後從懷裏取出鎰水瓶，倒了半杯，塞着瓶塞，重又藏在懷裏。杯子裏本有沈澱在底下的大黃，加入了鎰水，搖這幾搖，

依舊是黃沈沈的，一時很難辨別。但是，陡見了旁邊放着一隻小銀匙，想起仁安囑咐的話，鎰水的成分太多了，見着金類物質，易生變化，不覺心頭連跳幾跳。

『不好，不好，鎰水能溶化金類，小銀匙放入杯子，立時露出馬腳來，不如把來藏好了。』

當下偷把小銀匙在懷裏一擦，不敢逗遛，又向四下望了望，却見小丫頭秋華在院子裏晾衣，祇露着下半身，却被晾的衣裳掩住了她的上半身。暗喚微倖，躡步出房，走不到十多步路，忽聽得遠遠有姨娘的呼聲。

『姨娘，你到那裏去？』素蓮抱着小桃小姐迎上前來。

『素小姐，我去看你的曼雲姨娘，揭着門帘望了望，她不在房裏，我便退了出來。』

『你尋曼雲姨娘麼？她在花廳上和爹爹講話咧，興官也在那裏，奶娘也在那裏，我和你去找她。』素蓮一壁說，一壁捱着柔痕同行。

苧溪晚年得子，比甚麼都快樂，天天總教奶娘把興官抱給他看，恨不得小孩子轟轟的立刻和成人一般，承受他的產業，繼續他的詩酒生涯。這天正在花廳上抱着興官和曼雲講話，奶媽侍候在一邊。

『曼雲，我以為興兒薙頭的日子，現在還早，待到下月舉行罷。』

『老爺，臘月裏不能薙頭。』奶媽說。

『有什麼忌諱呢？』苧溪問。

『臘月裏薙了頭，小孩大了，容易有頭癬，生成蠟梨頭，再遲一個月，便是明年正月，正月裏薙了頭，滿頭大汗，成了一個蒸籠頭。』

『呵呵，雖是些無稽之談，然而蘇州却確乎有這風俗，正月都薙不得。』

頭；要是延至二月，日子太隔得久了，似乎不好。況且，外面的親戚朋友，都渴望着吃喜蛋，吃蘿頭酒。曼雲，我的意思，便在本月裏揀一個無沖無剋，宜乎蘿頭的吉期，大開筵席，歡飲親朋，你道好不好？

「老爺的辦法，再好也沒有。」曼雲說。

「曼雲，我有一句話，須得當着柔痕和你說。柔痕在那裏呢？」

「老爺，你說着曹操，曹操就到了。你有什麼話要當着我說？」柔痕正

和素蓮從裏面走出，聽得芴溪這般說，因此動問。

「本要喚你，你來了很好。這裏坐着，聽我說。」芴溪指着旁邊一張椅子，叫柔痕坐，素蓮抱着小桃小姐，只在一旁站着。

「我當時不是有言在先的麼？你和曼雲兩個誰生兒子，便是誰做正室。天可憐我李芴溪平日爲官清正，後來林下休養，總是救苦憐貧；近來又